

四庫全書薈要

• 乾隆御覽本

史部

欽定四庫全書薈要

史部

資治通鑑卷七十一

詳校官編修臣汪鏞



資治通鑑卷七十

宋 司馬光 撰

胡三省 音註

魏紀二 起昭陽單闕盡強
固協洽凡五年

世祖文皇帝下

黃初四年春正月曹真使張郃擊破吳兵遂奪據江陵

中洲 去年吳將孫盛據中洲
郃古合翻又曷合翻

二月諸葛亮至永安 水經

注蜀先主為吳所敗退屯白帝
改白帝為永安巴東郡治也

曹仁以步騎數萬向

濡須先揚聲欲東攻羨溪

羨溪在濡須東而蜀本注以爲沙羨誤矣杜佑曰羨溪在

濡須東三十里

朱桓分兵赴之

去年吳王以朱桓爲濡須督

既行仁以大軍

徑進桓聞之追還羨溪兵兵未到而仁奄至時桓手下

及所部兵在者纔五千人諸將業業各有懼心

孔安國曰業業

危懼

桓喻之曰凡兩軍交對勝負在將

將即亮翻

不在衆寡

諸君聞曹仁用兵行師孰與桓邪兵灋所以稱客倍而

主人半者謂俱在平原無城隍之守又謂士卒勇怯齊

等故耳今仁既非智勇加其士卒甚怯又千里步涉人

馬罷困

罷讀曰疲

桓與諸君共據高城南臨大江北背山陵

背蒲妹翻

以逸待勞為主制客此百戰百勝之勢雖曹丕自

來尚不足憂況仁等耶桓乃偃旗鼓外示虛弱以誘致

仁

誘音酉

仁遣其子泰攻濡須城分遣將軍常雕王雙等

乘油船別襲中洲

油船蓋以牛皮為之外施油以杆水

中洲者桓部曲妻

子所在也將濟曰賊據西岸列船上流而兵入洲中是

為自內地獄

內與納同

危亡之道也仁不從自將萬人留橐

臯

橐臯在廬江居巢縣春秋會吳于橐臯即其地今曰柘臯在濡須北余按班志橐臯縣屬九江郡孟康音

拓姑杜預曰索臯在淮南逵道縣
東南陸德明曰索章夜翻又音託

為泰等後援桓遣別

將擊雕等而身自拒泰泰燒營退桓遂斬常雕生虜王

雙臨陳殺溺死者千餘人

陳讀陣

初呂蒙病篤吳王問曰

卿如不起誰可代者蒙對曰朱然膽守有餘愚以為可

任朱然者九真太守朱治姊子也本姓施氏治養以為

子時為昭武將軍

昭武將軍吳所置也

蒙卒吳王假然節鎮江陵

及曹真等圍江陵破孫盛吳王遣諸葛瑾等將兵往解

圍

瑾乘各翻

夏侯尚擊却之江陵中外斷絕城中兵多腫病

堪戰者裁五千人真等起土山鑿地道立樓櫓臨城弓

矢雨注將士皆失色然晏如無恐意

呂蒙所謂膽守於此見之

方厲

吏士伺間隙

伺相吏翻問古覓翻

攻破魏兩屯魏兵圍然凡六月

江陵令姚泰領兵備城北門見外兵盛城中人少

少詩沼翻

穀食且盡懼不濟謀為內應然覺而殺之時江水淺陋

陋與狹同

夏侯尚欲乘船將步騎入渚中安屯

渚州也即江陵之中洲也

作浮橋南北往來議者多以為城必可拔董昭上疏曰

武皇帝智勇過人而用兵畏敵不敢輕之若此也

言行兵不

敢履危道

夫兵好進惡退

好呼到翻
惡烏路翻

常然之數平地無險猶

尚艱難就當深入還道宜利兵有進退不可如意今屯

渚中至深也浮橋而濟至危也一道而行至陋也三者

兵家所忌而今行之賊頻攻橋誤有漏失

謂橋或為敵所斷也

渚

中精銳非魏之有將轉化為吳矣臣私感之忘寢與食

感憂也

而議者怡然不以為憂豈不惑哉加江水向長

長知

兩翻

一旦暴增何以防禦就不破賊尚當自完奈何乘危

不以為懼惟陛下察之帝即詔尚等促出吳人兩頭並

前魏兵一道引去不時得泄

泄去也

僅而獲濟吳將潘璋

已作荻筏欲以燒浮橋會尚退而止後旬日江水大漲

帝謂董昭曰君論此事何其審也會天大疫帝悉召諸

軍還三月丙申車駕還洛陽初帝問賈詡曰吾欲伐不

從命以一天下吳蜀何先對曰攻取者先兵權建本者

尚德化陛下應期受禪撫臨率土若綏之以文德而俟

其變則平之不難矣吳蜀雖蕞爾小國依山阻水劉備

有雄才諸葛亮善治國

蕞爾外翻
治直之翻

孫權識虛實陸議見

兵執

陸議即陸遜遜傳云遜本名議

據險守要汎舟江湖皆難卒謀也

據險守要謂蜀汎舟江湖謂吳卒讀曰猝

用兵之道先勝後戰量敵論將

量音

良將即亮翻

故舉無遺策臣竊料羣臣無備權對雖以天威

臨之未見萬全之執也昔舜舞干戚而有苗服

舜誕敷文德舞

干羽于兩階七旬有苗格

臣以為當今宜先文後武帝不納軍竟無

功 丁未陳忠侯曹仁卒 初黃元為諸葛亮所不善

聞漢主疾病懼有後患故舉郡反燒臨邛城

臨邛縣漢屬蜀郡蜀

既分置漢嘉郡則此時當屬漢嘉邛渠容翻

時亮東行省疾

省悉景翻

成都單虛

元益無所憚益州治中從事楊洪啓太子遣將軍陳習

鄭綽討元

習呼骨翻

衆議以為元若不能圍成都當由越雋

據南中

南中漢益州永昌二郡之地

洪曰元素性凶暴無他恩信何

能辦此不過乘水東下冀主上平安面縛歸死如其有

異奔吳求活耳但勅習綽於南安峽口邀遮即便得矣

元軍敗果順江東下習綽生獲斬之

此順蜀青衣水東下也水經注青衣

水出青衣縣西蒙山東至蜀郡臨邛縣與沫水合又東至犍為南安縣入于江所謂南安峽口也

漢

主病篤命丞相亮輔太子以尚書令李嚴為副漢主謂

亮曰君才十倍曹丕必能安國終定大事若嗣子可輔

輔之如其不才君可自取

自古託孤之主無如昭烈之明白洞達者

亮涕泣

曰臣敢不竭股肱之力効忠貞之節繼之以死

用晉荀息答獻

公語

漢主又為詔勅太子曰人五十不稱夭

夭於兆翻短折曰夭

吾年已六十有餘何所復恨

復扶又翻

但以卿兄弟為念耳

勉之勉之勿以惡小而為之勿以善小而不為惟賢惟

德可以服人汝父德薄不足効也

自漢以下所以詔勅嗣君者能有此言否

汝與丞相從事事之如父夏四月癸巳漢主殂於永安

年六謚曰昭烈

謚法昭德有勞曰昭有功安民曰烈

丞相亮奉喪還成都

以李嚴為中都護留鎮永安五月太子禪即位時年十

七

蜀後主諱禪字公嗣

尊皇后曰皇太后大赦改元建興封丞相

亮為武鄉侯領益州牧政事無巨細咸決於亮亮乃約

官職修濬制

以先主孔明君臣之相得而約官職修法制乃行於輔後主之時此易之戒浚恒也

發教與羣下曰夫叅署者集衆思廣忠益也

叅署謂所行之事叅

其同異署而行之也

若遠小嫌難相違覆曠闕損矣

違異也覆審也難於違異

難於覆審則事有曠闕損矣逮于願翻

違覆而得中猶棄敝蹻而獲珠玉

躡訖約翻履也草履也

然人心苦不能盡惟徐元直處茲不惑又

董幼宰參署七年

徐庶字元直董和字幼宰處昌呂翻

事有不至至于十

反來相啓告

此所謂相違覆也

苟能慕元直之十一幼宰之勤

渠有忠於國則亮可以少過矣

少詩沼翻

又曰昔初交州平

亮躬耕隴畝與崔州平徐庶等友善州平崔烈子均之弟也

屢聞得失後交元直勤

見啓誨前參事於幼宰每言則盡後從事於偉度數有

諫止

數所角翻

雖資性鄙暗不能悉納然與此四子終始好

合

好呼到翻

亦足以明其不疑於直言也偉度者亮主簿義

陽胡濟也亮嘗自校簿書主簿楊顓直入顓魚容翻諫曰為

治有體

治直吏翻

上下不可相侵請為明公以作家譬之

為于

偽翻

今有人使奴執耕稼婢典炊爨雞主司晨犬主吠盜

牛負重載

載才再翻

馬涉遠路私業無曠所求皆足雍容高

枕

枕職任翻

飲食而已忽一旦盡欲以身親其役不復付任

復扶又翻

勞其體力為此碎務形疲神困終無一成豈其智

之不如奴婢雞狗哉失為家主之灋也是故古人稱坐

而論道謂之王公作而行之謂之士大夫

周官考工記之言

故

丙吉不問橫道死人而憂牛喘

丙吉相漢宣帝嘗出逢清道羣鬪者死傷橫道

吉過之不問前行逢人逐牛牛喘吐舌吉使騎吏問逐牛行幾里矣掾吏謂丞相前後失問吉曰民間相殺傷

長安令京兆尹職也方春少陽用事未可大熱恐牛近行用暑故喘此時氣失節有所傷害三公調和陰陽職

當憂是以問之掾吏乃服以吉知大體陳平不肯知錢穀之數云自有主

者

事見十三卷彼誠達於位分之體也

分扶今明公為

治乃躬自校簿書流汗終日不亦勞乎亮謝之及顯卒

亮垂泣三日

六月甲戌任城威王彰卒

謚法猛以彊果曰威服叛

定功曰威

甲申魏壽肅侯賈詡卒

魏壽亭名謚法剛德克就曰肅執心決斷曰肅

大水

吳賀齊襲斬春虜太守晉宗以歸

斬春縣漢屬江夏郡

吳分立斬春郡即斬陽也東晉避諱改焉水經斬水出江夏斬春縣北山注云即斬山也西南流逕斬山又南對斬陽會于大江亦謂之斬河口據賀齊傳晉宗吳將也叛降魏還為斬春太守齊襲而虜之

初益

州郡耆帥雍闓殺太守正昂因士變以求附於吳

耆渠伊翻

長也老也今峨剡之間猶謂間里之長曰耆帥所類翻雍於用翻姓也闓音開又可亥翻闓自交州道求附於

吳正姓也又執太守成都張裔以與吳吳以闓為永昌

秦有正先

太守永昌功曹呂凱府丞王伉

伉口浪翻

率吏士閉境拒守

闓不能進使郡人孟獲誘扇諸夷

誘音酉

諸夷皆從之

柯太守朱褒越雋夷王高定皆叛應闓

牂牁音臧哥雋音髓

諸葛

亮以新遭大喪皆撫而不討務農殖穀閉關息民

閉越雋之

靈關也民安食足而後用之

秋八月丁卯以廷尉鍾繇

為太尉治書執法高柔代為廷尉

漢宣帝幸宣室齋居決事令侍御史二人

治書侍側後因別置謂之治書侍御史及魏又置治書執法掌奏劾而治書侍御史掌律令二官俱置及晉唯

置治書侍御史四人治直之制

是時三公無事又希與朝政

與讀預

柔上

疏曰公輔之臣皆國之棟梁民所具瞻

詩曰赫赫尹民具爾瞻

而

置之三事不使知政

古者謂三公為三事詩曰三事大夫謂三公也

遂各偃息

養高

偃息言偃卧以安息也

鮮有進納

鮮息淺翻

誠非朝廷崇用大臣

之義大臣獻可替否之謂也

左傳齊晏子曰君所謂可而有否焉臣獻其否以成

其可君所謂否而有可焉臣獻其可而去其否

古者刑政有疑輒議于槐棘之

下

周禮朝士掌外朝之法面三槐三公位焉左九棘孤卿大夫位焉鄭注云樹棘以為位者取其赤心而外

刺象以赤心三刺也槐之言懷也懷來人於此欲與之謀王制曰成獄辭史以獄成告于正正聽之正以獄成

告于大司寇大司寇聽之于棘木之下大司寇以獄之成告于王王命三公參聽之

自今之後朝

有疑議及刑獄大事宜數以咨訪三公

朝直遙翻下同數所角翻

三

公朝朔望之日又可特延入講論得失博盡事情庶有

補起天聽光益大化帝嘉納焉 辛未帝校獵于滎陽

遂東巡九月甲辰如許昌 漢尚書義陽鄧芝言於諸

葛亮曰今主上幼弱初即尊位宜遣大使重申吳好使疏

吏翻下同申亦重也所以申固盟約也重直用翻好呼到翻下同 亮曰吾思之久矣未

得其人耳今日始得之芝問其人為誰亮曰即使君也

乃遣芝以中郎將修好於吳冬十月芝至吳時吳王猶

未與魏絕狐疑不時見芝芝乃自表請見曰臣今來亦

欲為吳非但為蜀也偽為于翻 吳王見之曰孤誠願與蜀和

親然恐蜀主幼弱國小執偏為魏所乘不自保全耳芝

對曰吳蜀二國四州之地

四州荆揚梁益也

大王命世之英諸

葛亮亦一時之傑也蜀有重險之固

重險謂外有斜駱子午之險內有劍

閣之險也重直龍翻

吳有三江之阻

韋昭曰三江吳淞江錢塘江浦陽江也吳地記云松江東

北行七十里得三江口東北入海為婁江東南入海為東江并松江為三江

合此二長共為

唇齒進可并兼天下退可鼎足而立此理之自然也

王今若委質於魏

質如字

魏必上望大王之入朝

朝直遥翻

下

求太子之內侍若不從命則奉辭伐叛蜀亦順流見可

而進如此江南之地非復大王之有也吳王默然良久
曰君言是也遂絕魏專與漢連和是歲漢主立妃張

氏為皇后

后張飛之女也

五年春二月帝自許昌還洛陽初平以來學道廢墜

夏四月初立太學置博士依漢制設五經課試之灋博士

課試之法始於漢武帝事見十九卷元朔五年平帝時
歲課甲科四十人為郎中乙科二十人為太子舍人丙

科四十人補文學掌故東都五經立十四博士皆以家
法教授古文尚書毛詩穀梁左氏春秋雖不立學官然

皆擢高第為講郎給事近署
順帝增甲乙之科員各十人
吳王使輔義中郎將吳

郡張溫聘于漢自是吳蜀信使不絕

使疏吏翻

時事所宜吳

主常令陸遜語諸葛亮

語牛倨翻

又刻印置遜所王每與漢

主及諸葛亮書常過示遜

過工禾翻

輕重可否有所不安每

令改定以印封之

釋名曰印信也所以封物以為漢復驗也亦曰因也封物相因付也

漢復

遣鄧芝聘于吳

復扶又翻

吳主謂之曰若天下太平二主分

治不亦樂乎

樂音洛

芝對曰天無二日土無二王

孟子戴孔子之

言如并魏之後大王未深識天命君各茂其德臣各盡

其忠將提枹鼓則戰爭方始耳

枹音膚

吳王大笑曰君之

誠款乃當爾邪 秋七月帝東巡如許昌帝欲大興軍

伐吳侍中辛毗諫曰方今天下新定土廣民稀而欲用

之臣誠未見其利也先帝屢起銳師臨江而旋今六軍

不增於故而復修之此未易也

修之謂修怨也左傳曰將修先君之怨復扶又

翻易以

今日之計莫若養民屯田十年然後用之則役

不再舉矣帝曰如卿意更當以虜遺子孫邪

遺于季對

曰昔周文王以紂遺武王惟知時也帝不從留尚書僕

射司馬懿鎮許昌八月為水軍親御龍舟循蔡潁浮淮

如壽春

魏收地形志陳留扶溝縣有蔡河水經蔡河自陳留浚儀東南流而入於潁潁水出潁川陽城

縣少室山東南流至新陽與蔡河合又東南至慎縣東南入於淮

九月至廣陵吳安東

將軍徐盛建計植木衣葦為疑城假樓自石頭至于江

乘

植木於內以蘆簾遮其外為疑城假樓今淮甸諸郡城敵樓皆以蘆簾遮護之江乘縣屬丹陽郡吳省為

典農都尉治其地在建業東北衣於既翻聯縣相接數百里一夕而成又大

浮舟艦於江

艦戶點翻

時江水盛長

長知兩翻

帝臨望歎曰魏雖

有武騎千羣無所用之未可圖也

騎寄翻

帝御龍舟會暴

風漂蕩幾至覆沒

幾居希翻

帝問羣臣權當自來否咸曰陛

下親征權恐怖必舉國而應

怖普布翻

又不敢以大衆委之

臣下必當自來劉曄曰彼謂陛下欲以萬乘之重牽已

而超越江湖者在於別將

乘繩證翻將即亮翻下同

必勒兵待事未

有進退也大駕停住積日吳王不至帝乃旋師是時曹

休表得降賊辭孫權已在濡須口

降戶江翻下同

中領軍衛臻

曰晉百官志曰漢建安四年魏武丞相府置中領軍文

帝踐祚始置領軍將軍置長史司馬江左以後資重

者為領軍將軍資輕者為中領軍沈約志曰領軍掌內
軍漢武帝置中壘校尉掌北軍營光武省置北軍中候
監五校營魏武為丞相府自置領軍非漢官也文帝
以領軍主五校中壘武衛三營晉武帝初省使中軍將

軍羊祜統二衛前後左右驍騎七軍即領軍之任也權
祜遷復置北軍中候懷帝永嘉中又改曰中領軍

恃長江未敢亢衡

亢與抗同

此必畏怖偽辭耳考核降者果

守將所作也

吳張溫少以俊才有盛名

少詩照翻

顧雍以

為當今無輩諸葛亮亦重之溫薦引同郡暨豔為選部

尚書

暨居乙翻姓也葉夢得石林燕語曰元豐五年黃晃仲榜唱名有暨陶者主司初以洎音呼之三呼

不應蘇子容時為試官神宗顧蘇蘇曰當以入聲呼之
果出應上曰何以知為入聲蘇言三國志吳有暨豔陶

恐其後遂問陶鄉貫曰宗安人上喜曰果吳人也漢置
四曹尚書其一曰常侍曹主丞相御史公卿事光武改

常侍為吏部曹主選舉祠祀靈帝以梁鵠為選
部尚書魏復改選部為吏部吳蓋循東都之制豔好為

清議

好呼到翻

彈射百僚覈奏三署

三署謂五官左右三署郎也射而亦翻

率

皆貶高就下降損數等其守故者十未能一其居位貪

鄙志節汙卑者皆以為軍吏置管府以處之

處昌呂翻

多揚

人闇昧之失以顯其謫

謫罰也

同郡陸遜遜弟瑁及侍御

史朱據皆諫止之瑁與豔書曰夫聖人嘉善矜愚

論語子游

曰君子嘉善而矜不能瑁音冒

忘過記功以成美化加今王業始建將

一大統此乃漢高棄瑕錄用之時也

謂棄其瑕玷而錄其材用

若令

善惡異流貴汝潁月旦之評

漢末汝南許劭與從兄靖俱有高名好共覈論鄉黨

人物每月輒更其品題
故汝南俗有月旦評

誠可以厲俗明教然恐未易行

也

易以
政翻

宜遠模仲尼之汎愛

論語載孔子之言曰汎愛衆而親仁

近則郭

泰之容濟

郭泰善人倫而不為危言叢論獎拔士人成名者甚衆而不絕左原賈淑之險惡所謂容

濟也

庶有益於大道也據謂豔曰天下未定舉清厲濁足

以沮勸

沮在
呂翻

若一時貶黜懼有後咎豔皆不聽於是怨

憤盈路爭言豔及選曹郎徐彪專用私情憎愛不由公

理豔彪皆坐自殺

坐自殺謂
賜死也

溫素與豔彪同意亦坐斥

還本郡以給廨吏

廨音斯
賤也

卒於家始溫方盛用事餘姚

虞俊歎曰張惠恕才多智少

餘姚縣屬會稽郡在今越州上虞縣東張溫字惠恕

華而不實怨之所聚有覆家之禍吾見其兆矣無幾何

而敗

幾居豈翻

冬十月帝還許昌

十一月戊申晦日有

食之

鮮卑軻比能誘步度根兄挾羅韓殺之

誘音酉

步

度根由是怨軻比能更相攻擊

更工衛翻

步度根部衆稍弱

將其衆萬餘落保太原鴈門是歲詣闕貢獻

步度根檀石槐之孫

也而軻比能衆遂彊盛出擊東部大人素利護烏丸校

尉田豫乘虛掎其後

掎魚豈翻

軻比能使別帥瑣奴拒豫

帥所

類
翻 豫擊破之軻比能由是攜貳數為邊寇幽并苦之

數所

角
翻

六年春二月詔以陳羣為鎮軍大將軍隨車駕董督衆

軍錄行尚書事司馬懿為撫軍大將軍留許昌督後臺

文書

魏晉之制大將軍不開府者品秩第二其祿與特進同置長史司馬主簿諸曹官屬行尚書謂尚書

之隨駕者後臺謂尚

書臺留許昌者也

三月帝行如召陵通討虜渠

召陵縣漢

屬汝南郡晉志屬潁川郡賢曰召陵故城在今豫州鄆城縣東通討虜渠以伐吳也召讀曰邵乙巳還

許昌并州刺史梁習討軻比能大破之漢諸葛亮

率衆討雍闓參軍馬謖送之數十里

謖所六翻

亮曰雖共謀

之歷年今可更惠良規謖曰南中恃其險遠不服久矣

雖今日破之明日復反耳

復扶又翻下同

今公方傾國北伐以

事彊賊彼知官執內虛

漢俗謂天子為縣官亦謂為國家官勢猶言國執也

其叛

亦速若殄盡遺類以除後患既非仁者之情且又不可

倉卒也

卒讀曰猝

夫用兵之道攻心為上攻城為下心戰為

上兵戰為下願公服其心而已

此馬謖所以為善論軍計也

亮納其

言謖良之弟也

辛未帝以舟師復征吳羣臣大議宮

正鮑勛諫曰

據勛傳宮正即御史中丞也

王師屢征而未有所克者

蓋以吳蜀唇齒相依憑阻山水有難拔之勢故也往年

龍舟飄蕩隔在南岸

事見上

聖躬蹈危臣下破膽此時宗

廟幾至傾覆

幾居希翻

為百世之戒今又勞兵襲遠日費千

金

兵法曰興師十萬日費千金

中國虛耗令黠虜玩威

國語祭公謀父曰先王耀

德不觀兵夫兵戢而時動動則威觀則玩玩則無震點下八翻

臣竊以為不可帝怒左

遷勛為治書執漚勛信之子也

鮑信從武帝戰死

夏五月戊申

帝如譙 吳丞相北海孫劭卒初吳當置丞相衆議歸

張昭吳王曰方今多事職大者責重非所以優之也及

劭卒百僚復舉昭吳王曰孤豈為子布有愛乎為于偽翻領

丞相事煩而此公性剛所言不從怨咎將興非所以益

之也六月以太常顧雍為丞相平尚書事雍為人寡言

舉動時當當丁浪翻吳王嘗歎曰顧君不言言必有中至飲

宴歡樂之際中竹仲翻樂音洛下同左右恐有酒失而雍必見之

是以不敢肆情吳王亦曰顧公在坐坐徂卧翻使人不樂其

見憚如此初領尚書令封陽遂鄉侯拜侯還寺寺官舍也而

家人不知後聞乃驚及為相其所選用文武將吏各隨

能所任心無適莫

適音的心之所主為適心之所否為莫

時訪逮民間及

政職所宜輒密以聞若見納用則歸之於上不用終不

宣泄

宣明也布也泄漏也

吳王以此重之然於公朝有所陳及辭

色雖順而所執者正軍國得失自非面見口未嘗言王

常令中書郎

中書郎魏曰通事郎晉為中書侍郎

詣雍有所咨訪若合雍

意事可施行即相與反覆究而論之為設酒食

為于偽翻下同

如不合意雍即正色改容默然不言無所施設郎退告

王王曰顧公歡悅是事合宜也其不言者是事未平也

孤當重思之

重直用翻

江邊諸將各欲立功自效多陳便宜

有所掩襲王以訪雍雍曰臣聞兵瀟戒於小利此等所

陳欲邀功名而為其身非為國也

為于偽翻

陛下宜禁制苟

不足以曜威損敵所不宜聽也王從之

利成郡兵蔡

方等反

利成縣漢屬東海郡魏武始分置利成縣

殺太守徐質推郡人唐咨

為主詔屯騎校尉任福等討平之

任音壬

咨自海道亡入

吳吳人以為將軍

秋七月立皇子鑒為東武陽王

漢諸葛亮至南中所在戰捷亮由越雋入

雋音髓

斬雍闓

及高定使庾降督益州李恢由益州入

裴松之曰訊之蜀人云庾降地

名去蜀三千餘里時未有寧州號為南中立此職以摠攝之晉泰始中始分為寧州平夷縣屬牂柯郡余據蜀志庾降督住平夷蓋僑治非庾降之本地也至馬忠為庾降督乃自平夷移住建寧味縣後遂為寧州治所

門下督巴西馬忠由牂柯入擊破諸縣復與亮合

牂柯音臧

哥復如字又扶又翻

孟獲收闔餘衆以拒亮獲素為夷漢所服亮

募生致之既得使觀於營陳之間

陳讀曰陣下同

問曰此軍何

如獲曰向者不知虛實故敗今蒙賜觀營陳若祇如此

即定易勝耳

易以鼓翻下同

亮笑縱使更戰七縱七禽而亮猶

遣獲獲止不去曰公天威也南人不復反矣

又復扶翻

亮遂

至滇池

滇池縣屬益州郡池周回二百餘里水源深廣而末更淺狹有似倒流故謂之滇池滇音顛

益州永昌牂柯越雋四郡皆平亮即其渠率而用之

就即

也渠大也渠率大率也率與帥同音所類翻

或以諫亮亮曰若留外人則當

留兵兵留則無所食一不易也加夷新傷破父兄死喪

留外人而無兵者必成禍患二不易也又夷累有廢殺

之罪

喪息浪翻易以鼓翻下同殺讀曰弑殺其郡將是亦弑也

自嫌釁重若留外人

終不相信三不易也今吾欲使不留兵不運糧而綱紀

粗定夷漢粗安故耳

粗生五翻

亮於是悉收其俊傑孟獲等

以為官屬出其金銀丹漆耕牛戰馬以給軍國之用自

是終亮之世夷不復反

復扶又翻

八月帝以舟師自譙循

渦入淮

水經陰溝水出河南陽武縣蒗蕩渠東南至沛為渦水渦水東逕譙郡又東南至下邳淮陰縣

入于淮杜佑曰亳州治譙縣有渦水渦音戈

尚書蔣濟表言水道難通帝不

從冬十月如廣陵故城

廣陵故城謂之蕪城今其處不可考

臨江觀兵戎

卒十餘萬旌旗數百里有渡江之志吳人嚴兵固守時

天寒冰舟不得入江帝見波濤洶涌

洶許拱翻

歎曰嗟乎固

天所以限南北也遂歸孫韶遣將高壽等率敢死之士

五百人於逕路夜要帝

要一遙翻

帝大驚壽等獲副車羽蓋

以還

還從宣翻又如字下同

於是戰船數千皆滯不得行議者欲

就留兵屯田蔣濟以為東近湖北臨淮若水盛時賊易

為寇不可安屯

近其靳翻易以鼓翻

帝從之車駕即發還到精湖

據蔣濟傳精湖在山陽山陽在下邳淮陰縣界今楚州山陽縣

水稍盡盡留船付濟船

連延在數百里中濟更鑿地作四五道蹶船令聚豫作

土豚

日錄作土脰廣韻作土垠注云以草裹土築城及填水也

遏斷湖水

斷丁皆引管翻

後船一時開遏入淮中乃得還

十一月東武陽王鑒

薨十二月吳番陽賊彭綺攻沒郡縣衆數萬人

番浦河翻

七年春正月壬子帝還洛陽謂將濟曰事不可不曉吾

前決謂分半燒船於山陽湖中

謂到精湖水盡船不得過欲分半船也宋白曰

楚州山陽縣本射陽縣地晉義熙置山陽郡及山陽縣以境內有地名山陽因以為名戴延之西征記山陽津

名卿於後致之略與吾俱至譙又每得所陳實入吾意

自今討賊計畫善思論之

漢丞相亮欲出軍漢中前

將軍李嚴當知後事移屯江州留護軍陳到駐永安而

統屬於嚴

吳陸遜以所在少穀

少詩沼翻

表令諸將增廣

農畝吳王報曰甚善令孤父子親受田車中八牛以為

四耦

耒廣五寸為伐二伐為耦漢制后稷始
明田以二耜為耦注云并兩耜而耕也

雖未及古

人亦欲令與衆均等其勞也 帝之為太子也郭夫人

弟有罪魏郡西部都尉鮑勛治之

漢獻帝建安十八年
魏武分魏郡置東西

部都尉後以東部都尉立陽平郡西部都尉立
廣平郡謂之三魏皆屬司州治直之翻下同

太子請

不能得由是恨勛及即位勛數直諫

數所角翻帝益忿之帝

伐吳還屯陳留界勛為治書執漚太守孫邕見出過勛

見賢遍翻
過古禾翻

時營壘未成但立標埒

標表也埒說文曰庫垣也又封道曰埒埒

龍輟

邕邪行不從正道軍營令史劉曜欲推之勛以塹

壘未成解止不舉

塹七
艷翻

帝聞之詔曰勛指鹿作馬

用趙高事

收付廷尉廷尉漚議正刑五歲

漚議引漚而議也正結
正也五歲刑髡鉗為城

旦三官駁依律罰金二斤

三官廷尉正監
平也駁北角翻

帝大怒曰勛

無活分

分扶
問翻

而汝等欲縱之收三官已下付刺姦當令

十鼠同穴鍾繇華歆陳羣辛毗高柔衛臻等並表勛父

信有功於太祖

事見五十九卷漢獻帝初平元年六十卷二年三年華戶化翻

求請勛

罪帝不許高柔固執不從詔命帝怒甚召柔詣臺

尚書

臺也遣使者承指至廷尉誅勛勛死乃遣柔還寺票騎將

軍都陽侯曹洪家富而性吝嗇

票匹妙翻

帝在東宮嘗從洪

貸絹百匹不稱意恨之遂以舍客犯灋下獄當死

稱尺證翻

下遐稼翻

羣臣並救莫能得卞太后責怒帝曰梁沛之間非

子廩無有今日

曹洪字子廩洪脫武帝事見五十九卷初平元年

又謂郭后曰

令曹洪今日死吾明日勅帝廢后矣於是郭后泣涕屢

請乃得免官削爵土 初郭后無子帝使母養平原王

獻以獻母甄夫人被誅

事見上卷元年

故未建為嗣獻事后甚

謹后亦愛之帝與獻獵見子母鹿帝親射殺其母命獻

射其子

射而亦翻

獻泣曰陛下已殺其母臣不忍復殺其子

復扶又翻

帝即放弓矢為之惻然

為于偽翻

夏五月帝疾篤乃立

獻為太子丙辰召中軍大將軍曹真鎮軍大將軍陳群

撫軍大將軍司馬懿

沈約志曰中軍將軍漢武帝以公孫敖為之時為雜號鎮軍撫軍皆

始於此中鎮撫三號比四鎮晉志諸大將軍開府位從公者為武官公皆著武冠平上黑幘

並受遺

詔輔政丁巳帝殂

年四十通鑑書漢天子奄有四海者書崩分治者書殂惟東晉諸帝以先

嘗混一書崩說文曰殂往死也

陳壽評曰文帝天資文藻下筆成章博聞彊識才藝兼該若加之曠大之度勵以公平之誠邁志存道克廣德心則古之賢主何遠之有哉

太子即皇帝位尊皇太后曰太皇太后皇后曰皇太后

初明帝在東宮不交朝臣不問政事惟潛思書籍

史思相翻

即位之後羣下想聞風采居數日獨見侍中劉曄語盡

日衆人側聽曄既出問何如曰秦始皇漢孝武之儔才

具微不及耳帝初蒞政陳羣上疏曰大臣下雷同是非

相蔽國之大患也若和不睦則有讎黨左傳晉卻芮曰有黨必有讎

有讎黨則毀譽無端毀譽無端則真偽失實譽音余此皆

不可不深察也 癸未追謚甄夫人曰文昭皇后甄之翻

壬辰立皇弟蕤為陽平王蕤如翻 六月戊寅葬文帝

于首陽陵葬于洛陽東北首陽山因以為陵 吳王聞魏有大喪秋八

月自將攻江夏郡太守文聘堅守文聘時屯石陽祝穆曰魏初定荊州屯沔

陽為重鎮晉立沔陽縣江夏郡自王昶移理焉今臨嶂山在漢陽軍西六十里晉沔陽縣治也意石陽即此地

夏戶推翻朝議欲發兵救之朝直帝曰權習水戰所以敢下

船陸攻者冀掩不備也今已與聘相拒夫攻守執倍終

不敢久也先是朝廷遣治書侍御史荀禹慰勞邊方先悉

薦翻治直之禹到江夏發所經縣兵及所從步騎千人翻勞力到翻

乘山舉火乘登也吳王遁走辛巳立皇子罔為清河王

吳左將軍諸葛瑾等寇襄陽司馬懿擊破之斬其部

將張霸曹真又破其別將於尋陽此江北之尋陽漢故縣地吳丹

陽吳會山民復為寇

吳會吳郡會稽也會工外翻復扶又翻

攻沒屬縣吳

王分三郡險地為東安郡

三郡豫章丹陽新都也吳錄曰東安郡治富春或曰三郡

丹陽吳會稽也項安世家說曰丹陽以多赤柳在丹陽山音書南史並用楊字若丹楊則今江陵府枝江縣楚之始封余按二漢志丹陽郡本秦鄣郡漢武帝更名丹陽郡若丹陽縣班志注誤誠如項氏所云晉宋以後以丹陽郡為丹陽尹治秣陵二漢之丹楊郡治宛陵宛陵晉宋屬宣城郡治所既異漢魏之時自當依二漢志為

丹陽郡

以綏南將軍全琮領太守

綏南將軍吳所創置

琮至明賞罰

招誘降附

誘音酉降戶江翻

數年得萬餘人吳王召琮還牛渚

罷東安郡

冬十月清河王昀卒

吳陸遜陳便宜勸

吳王以施德緩刑寬賦息調

調徒
予翻

又云忠讜之言

讜音
黨善

言也不能極陳求容小臣數以利聞

求猶乞也
數所角翻

王報曰書

載予違汝弼而云不敢極陳何得為忠讜哉

弼曰予違
汝弼汝無

面從退有後
言讜音黨

於是令有司盡寫科條使郎中褚逢齋以

就遜及諸葛瑾意所不安令損益之

十二月以鍾繇

為太傅曹休為大司馬都督揚州如故

晉志曰黃初三
年始置都督諸

州軍

曹真為大將軍華歆為太尉王朗為司徒陳羣為

司空司馬懿為票騎大將軍

華戶化翻
票匹妙翻

歆讓位於管寧

帝不許徵寧為光祿大夫勅青州給安車吏從以禮發

遣

寧北海朱虛人青
州所部從才用翻

寧復不至

復扶
又翻

是歲吳交趾太

守士燮卒吳主以燮子徽為安遠將軍領九真太守以

校尉陳時代燮交州刺史呂岱以交趾絕遠表分海南

三郡為交州以將軍戴良為刺史海東四郡為廣州岱

自為刺史

海南三郡交趾九真日南也海
東四郡蒼梧南海鬱林合浦也

遣良與時南

入而徵自署交趾太守發宗兵拒良

自漢末之亂南方
之人率宗黨相聚

為兵以
自衛

良留合浦交趾桓鄰燮舉吏也叩頭諫徵使迎

良徽怒笞殺鄰鄰兄治合宗兵擊不克呂岱上疏請討

徽督兵三千人晨夜浮海而往或謂岱曰徽藉累世之

恩為一州所附未易輕也

易以鼓翻

岱曰今徽雖懷逆計未

知吾之卒至

卒讀曰猝

若我潛軍輕舉掩其無備破之必也

稽留不速使得生心嬰城固守七郡百蠻雲合響應雖

有智者誰能圖之遂行過合浦

過工禾翻

與良俱進岱以燮

弟子輔為師友從事

師友從事者署為從事而待以師友之禮

遣往詵徽

詵輸

芮徽率其兄弟六人出降

降戶江翻

岱皆斬之

孫盛論曰夫柔遠能邇莫善於信呂岱師友士輔使
通信誓徵兄弟肉袒推心委命岱因滅之以要功利

要讀
曰邀

君子是以知呂氏之祚不延者也

呂岱子
孫無聞

徵大將甘醴及桓治率吏民共攻岱岱奮擊破之於是
除廣州復為交州如故岱進討九真斬獲以萬數又遣
從事南宣威命暨徵外扶南林邑堂明諸王各遣使入

貢於吳

扶南在海大灣中北距日南七千里林邑國本
漢象林縣地直交趾海行三千里堂明即道明

國在真臘北

徵吉弔翻

烈祖明皇帝上之上

諱獻字元仲文帝長子也謚法照臨四方曰明

太和元年春吳解頔督胡綜

據綜傳劉備下白帝權以見兵少使綜料諸縣得六

千人立解頔兩部督督將也

番陽太守周魴擊彭綺生獲之

番蒲何翻魴音

房

初綺自言舉義兵為魏討吳

為于偽翻

議者以為因此伐

吳必有所克帝以問中書令太原孫資

沈約志魏武帝為王置秘書令

典尚書奏事文帝黃初初改為中書令置監

資曰番陽宗人前後數有舉義

者

數所角翻

衆弱謀淺旋輒乖散昔文皇帝嘗密論賊形執

言洞浦殺萬人得船千數數日間船人復會

事見工卷文帝黃初

三
年江陵被圍歷月

被皮義翻

權裁以千數百兵住東門而其

土地無崩解者是其灋禁上下相維之明驗也以此推

綺懼未能為權腹心大疾也至是綺果敗亡二月立

文昭皇后寢園於鄴

甄后賜死於鄴因葬焉

王朗往視園陵見百

姓多貧困而帝方營脩宮室朗上疏諫曰昔大禹欲拯

天下之大患故先卑其宮室儉其衣食

論語孔子曰禹卑宮室菲飲食

而盡力乎溝洫

句踐欲廣其禦兒之疆亦約其身以及家儉其

家以施國

句音勾國語句踐既獲成於吳其地北至于禦兒非其身之所種則不食非其夫人之所

織則不衣十年不收於國卒以報吳禦兒吳越分漢之
界之所今嘉興府即其地今有語兒鄉施弋智翻

文景欲恢宏祖業故割意於百金之臺昭儉於弋綈之

服事見十五卷漢文帝後七年霍去病中才之將猶以匈奴未滅不

治第宅事見十九卷漢武帝元狩四年治直之翻明卹遠者略近事外者簡

內也今建始之前足用列朝會崇華之後足用序內官

華林天淵足用展遊宴建始崇華二殿皆在洛陽北宮水經註穀水逕洛陽故城北東

歷大夏門下枝分渠水東入華林園又東為天淵池世
語曰魏武自漢中還洛陽起建始殿近漢濯龍祠朝直

遙翻華若且先成象象魏觀闕也象者法如字修城池其

餘一切須豐年專以勤耕農為務習戎備為事則民充
兵彊而寇戎賓服矣 三月蜀丞相亮率諸軍北駐漢
中使長史張裔叅軍蔣琬統留府事臨發上疏曰先帝
創業未半而中道崩殂今天下三分益州疲敝此誠危
急存亡之秋也然侍衛之臣不懈於內忠志之士忘身
於外者蓋追先帝之殊遇欲報之於陛下也誠宜開張
聖聽以光先帝遺德恢宏志士之氣不宜妄自菲薄引
喻失義以塞忠諫之路也

塞悉則翻

宮中府中俱為一體

蜀後

主建興元年命亮開府治事所謂府中蓋丞相府也

陟罰臧否不宜異同

否皮鄙翻

若

有作姦犯科

科律條也

及為忠善者宜付有司論其刑賞以

昭陛下平明之理不宜偏私使內外異凜也

觀孔明所謂兩不宜

則後主之為君可知矣

侍中侍郎郭攸之費禕董允等

時攸之禕為侍中允

為黃門侍郎費禕弗翻禕吁韋翻

此皆良實志慮忠純是以先帝簡拔

以遺陛下

遺于季翻

愚以為宮中之事事無大小悉以咨之

然後施行必能裨補闕漏有所廣益將軍向寵

向式亮翻姓也

性行淑均

行下孟翻

曉暢軍事試用於昔日先帝稱之曰能

是以衆議舉寵為督愚以為營中之事悉以咨之必能

使行陳和睦優劣得所

行戶剛翻陳讀曰陣

親賢臣遠小人此先

漢所以興隆也親小人遠賢臣此後漢所以傾頽也

遠于

願翻先帝在時每與臣論此事未嘗不歎息痛恨於桓靈

也侍中尚書長史參軍此悉端良死節之臣願陛下親

之信之則漢室之隆可計日而待也臣本布衣躬耕南

陽苟全性命於亂世不求聞達於諸侯先帝不以臣卑

鄙猥自枉屈三顧臣於草廬之中諮臣以當世之事

事見

六十五卷漢獻帝建安十二年

由是感激遂許先帝以驅馳後值傾覆

受任於敗軍之際奉命於危難之間

事見上卷文帝黃初四年難乃旦翻

爾來二十有一年矣

自建安十二年至是年凡二十一年

先帝知臣謹慎

故臨崩寄臣以大事也受命以來夙夜憂歎恐託付不

效以傷先帝之明故五月渡瀘

水經註犍為朱提縣西八十里瀘津水廣六

七百步深十數丈多瘴氣鮮有行者益州記曰瀘水兩峯有殺氣暑月舊不行故武侯以夏渡為難賢曰瀘水

一名若水出旄牛徼外經朱提至犍道入江在今雋州南特有瘴氣三月四月經之必死五月以後行者得無

害故諸葛亮表云五月渡瀘言其艱苦也

深入不毛

地不生草木為不毛

今南方已定

甲兵已足當獎率三軍北定中原庶竭駑鈍駑音奴攘除

姦凶興復漢室還于舊都此臣所以報先帝而忠陛下

之職分也分扶問翻至於斟酌損益進盡忠言則攸之禕允

之任也願陛下託臣以討賊興復之效不效則治臣之

罪以告先帝之靈治直之翻責攸之禕允等之慢以章其咎

過陛下亦宜自謀以諮諏善道諏導須翻察納雅言雅正

也深追先帝遺詔臣不勝受恩感激今當遠離勝音升離力智

翻臨表涕零不知所言遂行屯于沔北陽平石馬水經註沔

水逕白馬戍南謂之白馬城一名陽平關又有白馬山
山石似馬望之逼真後魏分沔陽置嶠家縣屬華陽郡
隋罷郡置白馬鎮於古諸葛城縣治不改
大業二年改嶠家為西縣唐屬梁州

亮辟廣漢太

守姚叡為掾

叡音宵掾丞相也音于絹翻

叡並進文武之士亮稱之

曰忠益者莫大於進人進人者各務其所尚今姚掾並
存剛柔以廣文武之用可謂博雅矣願諸掾各希此事

以屬其望

希慕也鄭氏周禮注屬合也

帝聞諸葛亮在漢中欲大發

兵就攻之以問散騎常侍孫資資曰昔武皇帝征南鄭

取張魯陽平之役危而後濟

事見六十七卷建安二十年

又自往拔

出夏戾淵軍

事見六十八卷建安二十四年

數言南鄭直為天獄中斜

谷道為五百里石穴耳言其深險喜出淵軍之辭也又

武皇帝聖於用兵察蜀賊棲於山巖視吳虜竄於江湖

皆撓而避之

數所角翻斜余遮翻谷音浴撓奴救翻曲也屈也

不責將士之力

不爭一朝之忿誠所謂見勝而戰知難而退也今若進

軍就南鄭討亮道既險阻計用精兵及轉運鎮守南方

四州遏禦水賊凡用十五六萬人

四州荆徐楊豫也

必當復更

有所發興

復扶又翻

天下騷動費力廣大此誠陛下所宜深

慮夫守戰之力力役參倍但以今日見兵

見賢通翻

分命大

將據諸要險威足以震懾彊寇鎮靜疆場

場音亦

將士虎

睡百姓無事數年之間中國日盛吳蜀二虜必自罷散

罷讀曰疲

帝乃止

初文帝罷五銖錢

事見六十九卷黃初元年

使以穀

帛為用人間巧偽漸多競濕穀以要利薄絹以為市雖

處以嚴刑不能禁也

要一遙翻處昌呂翻

司馬芝等舉朝大議

直朝

遙翻以為用錢非徒豐國亦所以省刑今不若更鑄五銖

為便夏四月乙亥復行五銖錢 甲申初營宗廟於洛

陽 六月以司馬懿都督荊豫州諸軍事率所領鎮宛

宛於元翻

冬十二月立貴嬪河內毛氏為皇后

后典虞工卒毛嘉之

也女初帝為平原王納河內虞氏為妃及即位虞氏不得

立為后太皇太后慰勉焉虞氏曰曹氏自好立賤未

有能以義舉者也

武帝立太后文帝立郭后皆非正室好呼到翻

然后職內事

君聽外政

禮記昏義古者天子后立六宮三夫人九嬪二十七世婦八十一御妻以聽天下之內治

以明章婦順故天下內和而家理天子立六宮三公九卿二十七大夫八十一元士以聽天下之外治以明章

天下之男教故外和而國治

其道相由而成苟不能以善始未有能

令終者也殆必由此亡國喪祀矣

喪息浪翻

虞氏遂絀還鄴

宮

絀救津翻

初太祖世祖皆議復肉刑以軍事不果

太祖議復

肉刑

事見六十六卷漢獻帝建安十八年其後文帝臨餐羣臣詔謂大理欲復肉刑此誠聖王之法公卿當共

善議

議未定會

及帝即位太傅鍾繇上言宜如孝景之

有軍事復寢

令其當棄市欲斬右趾者許之其黥劓左趾宮刑者

劓魚

器翻自如孝文易以髡笞可以歲生三千人詔公卿已下

議司徒朗以為肉刑不用已來歷年數百今復行之恐

所減之文未彰於萬民之目而肉刑之問已宣於寇讎

之耳非所以來遠人也今可按繇所欲輕之死罪使減

死髡刑嫌其輕者可倍其居作之歲數

魏制髡刑居作五歲

內有

以生易死不訾之恩外無以刑易鈇駭耳之聲

訾津私翻鈇大

計翻在頸曰鉗在足曰鈇臣瓚曰漢文帝除肉刑以完易髡以笞代劓以鈇左右趾代刖

議者百餘

人與朗同者多帝以吳蜀未平且寢是歲吳昭武將軍

韓當卒其子綜淫亂不軌懼得罪閏月將其家屬部曲

來奔為韓綜為吳所禽張本

初孟達既為文帝所寵又與桓階

夏侯尚親善及文帝殂階尚皆卒

卒子恤翻

達心不自安諸

葛亮聞而誘之

誘音酉

達數與通書陰許歸蜀

數所角翻

達與

魏興太守申儀有隙

魏興蜀之西城郡也文帝改曰魏興

儀密表告之達

聞之惶懼欲舉兵叛司馬懿以書慰解之達猶豫未決

懿乃潛軍進討諸將言達與吳漢交通宜觀望而後動

懿曰達無信義此其相疑之時也當及其未定促決之

乃倍道兼行八日到其城下吳漢各遣偏將向西城安

橋木閉塞以救達

水經註魏興安陽縣西北有高桥溪曰文水入漢之口也漢水又東逕西

城縣故城南又東逕木關塞南右岸有城名陵城周回数里左岸壘石數十行重壘數十里中謂之木關塞蓋

吳兵向安橋而蜀兵向木蘭塞也晏類要云伎陵城在金州洵陽縣庾雍漢水記即木蘭塞蜀軍救孟達之所

懿分諸將以拒之初達與亮書曰宛去洛八百里

司馬懿時

屯宛去吾一千二百里聞吾舉事當表上天子比相反覆

一月間也

上時掌翻
比必寐翻

則吾城已固諸軍足辦吾所在深

險司馬公必不自來諸將來吾無患矣及兵到達又告亮曰吾舉事八日而兵至城下何其神速也

資治通鑑卷七十

資治通鑑卷七十一

宋 司馬光 撰

胡三省 音註

魏紀三

起著雍澣盡上
章閏茂凡三年

烈祖明皇帝上之下

太和二年春正月司馬懿攻新城旬有六日拔之斬孟
達申儀父在魏興擅承制刻印多所假授懿召而執之

歸于洛陽

歸儀于
京師也

初征西將軍夏侯淵之子楸尚太

祖女清河公主

此女欲以妻丁儀文帝止之以妻楸楸音茂

文帝少與之親

善

少詩照翻

及即位以為安西將軍都督關中鎮長安使承

淵處

淵鎮長安見六十六卷漢獻帝建安十六年

諸葛亮將入寇與羣下謀

之丞相司馬魏延曰

漢丞相有長史而無司馬是時用兵故置司馬

聞夏侯楸

主婿也怯而無謀今假延精兵五千負糧五千直從褒

中出循秦嶺而東當子午而北

褒中縣屬漢中郡子午道王莽所通事見三十

六卷平帝元始五年安帝延光四年順帝罷子午道通褒斜路三秦記曰子午長安正南山名秦嶺谷一名樊川余按今洋川東百六十里有子午谷郡縣志曰舊子午道在金州安康縣界梁將軍王神念以緣山避水橋

梁百數多有毀壞乃別開乾
路更名子午道則今路是也
不過十日可到長安櫟聞

延奄至必棄城逃走長安中惟御史京兆太守耳

時遣督軍

御史與京兆太守共守長安晉志曰文橫門郎閣與散
帝受禪改漢京兆尹為太守守式又翻

民之穀足周食也

魏置郎閣於橫門以積粟民聞兵至
必逃散可收其穀以周食橫音光

比東方相合聚尚二十許日

比必寐翻

而公從斜谷來

斜余遮翻

谷音浴又
古祿翻

亦足以達如此則一舉而咸陽以西可定矣

亮以為此危計不如安從坦道可以平取隴右十全必

克而無虞故不用延計

由今觀之皆以亮不用延計為
怯凡兵之動知敵之主知敵之

將亮之不用延計者知魏主之明畧而司馬懿輩不可輕也亮欲平取隴右且不獲如志况欲乘險僥倖盡定咸陽以亮揚聲由斜谷道取郿

班志斜水出衙嶺山北至郿入渭脉水汭山則

斜谷之路可知矣郿師古音媚郿故城陳倉縣東北十五里故郿城是

使鎮東將軍趙雲

揚武將軍鄧芝為疑兵據箕谷

今興元府褒縣北十五里有箕山鄭子真隱於

此趙雲鄧芝所據即此谷也又據後漢書馮異傳箕谷當在陳倉之南漢中之北

帝遣曹真都

督關右諸軍軍郿亮身率大軍攻祁山戎陳整齊

陳讀曰陣

號令明肅始魏以漢昭烈既死數歲寂然無聞是以畧

無備豫

謂不豫為之備也

而卒聞亮出

卒讀曰猝

朝野恐懼於是天

水南安安定皆叛應亮

魏分隴右置秦州天水南安屬焉漢靈帝中平四年分漢陽之

源道立南安郡漢陽郡至晉方改為天水史追書也安定郡屬雍州杜佑曰南安今隴西郡隴西縣關中

響震朝臣未知計所出帝曰亮阻山為固今者自來正

合兵書致人之術

兵法曰善戰者致人帝姑以此言安朝野之心耳

破亮必也

乃勒兵馬步騎五萬遣右將軍張郃督之西拒亮

郃古合翻

又曷閤翻

丁未帝行如長安

親帥師繼郃之後以張聲勢如往也

初越雋太守

馬謖才器過人好論軍計

好呼到翻

諸葛亮深加器異漢昭

烈臨終謂亮曰馬謖言過其實不可大用君其察之亮

猶謂不然以謖為參軍每引見談論自晝達夜

以孔明

所以待謖者如此亦足以見其善論軍計矣觀孔明及南征之時謖陳攻心之論豈悠悠生談者所能及哉

出軍祁山亮不用舊將魏延吳懿等為先鋒而以謖督

諸軍在前與張郃戰于街亭

續漢志漢陽畧陽縣有街亭亭前漢之街泉縣也省

入畧陽杜佑曰街泉亭在隴縣又曰平涼郡界有街泉亭馬謖為張郃所敗處又攷五代史志漢川郡西縣有街亭山嵒冢山漢水則隋之西縣蓋兼得隴西之源道漢陽之西縣矣又按郡國縣道記梁州之西縣本名白馬城又曰湍口城後魏正始中立嵒冢縣隋

始改曰西縣此非續漢志漢陽之西縣也

謖違亮節

度舉措煩擾舍水上山不下據城

郃傳言謖依阻南山舍讀曰捨上時掌翻

張郃絕其汲道擊大破之士卒離散亮進無所據乃拔

西縣千餘家還漢中

續漢志西縣前漢屬隴西郡後漢屬漢陽郡有嵯冢山西漢水

收

謾下獄殺之亮自臨祭為之流涕

下邳孫翻撫其遺孤為于偽翻

撫其遺孤

恩若平生

殺之者王法也恩之者故人之情不忘也

蔣琬謂亮曰昔楚殺得

臣文公喜可知也

左傳晉文公及楚子玉得臣戰于城濮楚師敗績晉人楚軍三日穀文公

猶有憂色曰得臣猶在憂未歇也及楚殺得臣然後喜可知也杜預曰謂喜見于顏色

天下未定

而戮智計之士豈不惜乎

觀此則蔣琬亦重謾矣

亮流涕曰孫武

所以能制勝於天下者用濫明也

孫子始計篇曰法令執行言法令行者必

勝也故其教吳宮美人兵必殺吳王寵姬二人以明其法是以揚干亂澶魏絳戮其

僕

左傳晉悼公台諸侯其弟楊干亂行魏絳戮其僕悼公謂魏絳能以刑佐民使佐新軍

四海分

裂兵交方始若復廢法何用討賊邪謾之未敗也裨將

軍巴西王平連規諫謾不能用及敗衆盡星散惟平

所領千人鳴鼓自守張郃疑其有伏兵不往逼也於是

平徐徐收合諸營遺迸率將士而還

據王平傳平所識不過十字觀其收

馬謖敗散之兵拒曹爽倖至之師則用兵方畧固不在於多識字也

進北孟翻還從宣翻又如字

亮旣

誅馬謖及將軍李盛奪將軍黃襲等兵平特見崇顯加

拜參軍統五部兼當營事

既總統五部兵時亮屯漢中又使之兼當營屯之事進

位討寇將軍封亭侯

後漢之制列侯有縣侯鄉侯亭侯

亮上疏請自貶

三等漢主以亮為右將軍行丞相事是時趙雲鄧芝兵

亦敗於箕谷雲斂衆固守故不大傷雲亦坐貶為鎮軍

將軍

據晉書職官志鎮軍將軍在四征四鎮將軍之上今趙雲自鎮東將軍貶鎮軍將軍蓋蜀漢之制以

鎮東為專鎮方面而以鎮軍為散號故為貶也

亮問鄧芝曰街亭軍退兵將不

復相錄

錄收拾也將即亮翻下同復扶又翻

箕谷軍退兵將初不相失何

故芝曰趙雲身自斷後

斷丁管翻

軍資什物畧無所棄兵將

無緣相失雲有軍資餘絹亮使分賜將士雲曰軍事無

利何為有賜其物請悉入赤岸庫

水經注褒水西北出衙嶺山東南迎大石

門歷故棧道下谷俗謂千梁無柱也諸葛亮與兄瑾書曰前趙子龍退軍燒壞赤崖閣道緣谷一百餘里其閣梁一頭入山腹一頭立柱於水中今水大而急不得安柱又云頃大水暴出赤崖以南橋閣悉壞時趙子龍與鄧伯苗一戍赤崖屯田一戍赤崖口但得緣崖與伯苗相聞而已後亮死于五丈原魏延先退而焚之即是道也亦崖即赤岸蜀置庫於此以儲軍資須十月為冬賜

也須待

亮大善之或

勸亮更發兵者亮曰大軍在祁山箕谷皆多於賊而不

破賊乃為賊所破此病不在兵少也在一人耳

謂兵之勝敗在

將也少
詩沼翻

今欲減兵省將

將即亮翻

明罰思過校變通之道於

將來若不能然者雖兵多何益自今已後諸有忠慮於

國者但勤攻吾之闕則事可定賊可死功可躋足而待

矣

躋巨嬌翻

於是考微勞甄壯烈

甄稽延翻察也別也

引咎責躬布所

失於境內厲兵講武以為後圖戎士簡練民忘其敗矣

善敗者不忘此之謂也姜維之敗則不可復振矣

亮之出祁山也天水參軍姜

維詣亮降

降戶江翻

亮美維膽智辟為倉曹掾

續漢志丞相倉曹掾主倉

穀使典軍事

考異曰孫盛雜語曰維詣諸葛亮與母相失後得母書令求當歸維曰良田百頃

不在一畝但有遠志不在當歸也
按維粗知學術恐不致此今不取

曹真討安定等三郡

皆平真以諸葛亮懲於祁山後必出從陳倉乃使將軍

郝昭等守陳倉治其城

杜佑曰漢陳倉故城在今縣東二十里治直之翻

夏

四月丁酉帝還洛陽帝以燕國徐邈為涼州刺史

晉志

曰涼州蓋以其地處西方常寒涼也地勢西北邪出在南山之間南隔西羌西通西域統金城西平武威張掖西郡酒泉燉煌西海等郡邈務農積穀立學明訓進善黜惡與羌胡

從事不問小過若犯大罪先告部帥使知應死者乃斬

以徇

帥所類翻

由是服其威信州界肅清

五月大旱吳

王使鄱陽太守周魴密求山中舊族名帥為北方所聞

知者

所謂山越宗帥也魴符方翻帥所類翻

令譙挑揚州牧曹休

魏揚州止得漢

之九江廬江二郡地而江津要害之地多為吳所據譙古穴翻挑徒了翻

魴曰民帥小醜不

足杖任事或漏泄不能致休乞遣親人齎牋以誘休言

被譴懼誅欲以郡降北

誘音酉降戶江翻

求兵應接吳王許之

時頻有郎官詣魴詰問諸事

郎官尚書郎也詰去吉翻

魴因詣郡門

下鄱陽郡門下髮謝

吳主之詰周魴之謝皆所以譙曹休也

休聞之率步騎

十萬向皖以應魴

皖戶板翻下同

帝又使司馬懿向江陵

懿督諸軍

屯宛使向江陵

賈逵向東關

東關即濡須口亦謂之柵江口有東西關東關之南岸吳築城西關

之北岸魏置柵後諸葛恪於東關作大堤以遏巢湖謂之東興堤即其地也

三道俱進秋八

月吳王至皖以陸遜為大都督假黃鉞親執鞭以見之

此猶古之王者遣將跪而推轂之意也

以朱桓全琮為左右督

琮祖宗翻

各督

三萬人以擊休休知見欺而恃其衆欲遂與吳戰朱桓

言於吳王曰休本以親戚見任非智勇名將也今戰必

敗敗必走走當由夾石挂車

元豐九城志舒州桐城縣北有挂車鎮有挂車鎮

因嶺而得此

兩道皆險阨若以萬兵柴路

柴路謂以柴塞路也則彼

衆可盡休可生虜臣請將所部以斷之

斷丁管翻

若蒙天威

得以休自效便可乘勝長驅進取壽春割有淮南以規

許洛

漢末許都有許昌宮魏時都洛魏畧曰文帝改長安譙許昌鄴洛陽為五都立石表西界宜陽北循

太行東北界陽平南循魯陽東界鄴為中都之地

此萬世一時不可失也

言歷萬世

惟有此一時機會可乘耳

權以問陸遜遜以為不可乃止尚書蔣濟

上疏曰休深入虜地與權精兵對而朱然等在上流乘

休後臣未見其利也前將軍滿寵上疏曰曹休雖明果

而希用兵今所從道背湖旁江易進難退

背滿妹翻旁步浪翻易以

跋此兵之絳地也

絳古賈翻賈也言其地險師行由之為所胃挂進退不可也孫子地形篇

曰地形有通者有挂者我可以往彼可以來曰通可以往難以返曰挂

若入無疆口

無疆口在

夾石東南宜深為之備寵表未報休與陸遜戰于石亭

時吳王在

皖口遣遜等與休戰于石亭則其地當在今舒州懷寧桐城二縣之間

遜自為中部令朱

桓全琮為左右翼三道並進衝休伏兵因驅走之追亡

逐北徑至夾石斬獲萬餘牛馬騾驢車乘萬兩軍資器

械畧盡

休蓋未嘗整陳交戰而敗也兩音亮乘繩證翻

初休表求深入以應周

魴帝命賈逵引兵東與休合

按逵傳逵自豫州進兵取西陽以向東關休自壽春

向皖西陽在皖之西而東關又在皖之東今與休合蓋使合兵向東關也

逵曰賊無東關之備必并軍於皖休深入與賊戰必敗乃部署諸將水陸

並進行二百里獲吳人言休戰敗吳遣兵斷夾石

斷丁管翻

下同諸將不知所出或欲待後軍逵曰休兵敗於外路絕

於內進不能戰退不得還安危之機不及終日賊以軍

無後繼故至此今疾進出其不意此所謂先人以奪其

心也

左傳軍志曰先人有奪人之心先悉薦翻

賊見吾兵必走若待後軍賊

已斷險兵雖多何益乃兼道進軍多設旗鼓為疑兵吳

人望見遼軍驚走

驚走者斷夾石之軍耳

休乃得還遼據夾石以

兵糧給休休軍乃振初遼與休不善

遼與休不善文帝黃初中欲假遼節

休曰遼性剛易侮諸將不可為督遂止

及休敗賴遼以免

九月乙酉立

皇子穆為繁陽王

長平壯侯曹休上書謝罪帝以宗

室不問

敗軍者必誅烏可

休慙憤疽發於背庚子卒帝

以滿寵都督揚州以代之

護烏桓校尉田豫擊鮮卑

鬱築鞬鬱築鞬妻父軻比能救之以三萬騎圍豫於馬

城

馬城縣漢屬代郡魏晉省蓋城邑殘破已弃為荒外之地矣鞬居言翻

上谷太守閻志

柔之弟也素為鮮卑所信

自漢建安時閭柔已護烏桓故其兄弟為二虜所信

往

解諭之乃解圍去 冬十一月蘭陵成侯王朗卒 漢

諸葛亮聞曹休敗魏兵東下關中虛弱欲出兵擊魏羣

臣多以為疑

因祁山之敗疑魏不可伐

亮上言於漢主曰先帝深慮

以漢賊不兩立王業不偏安故託臣以討賊以先帝之

明量臣之才固當知臣伐賊才弱敵強然不伐賊王業

亦亡惟坐而待亡孰與伐之是故託臣而弗疑也臣受

命之日寢不安席食不甘味思惟北征宜先入南故五

月渡瀘深入不毛

瀘魯都翻

臣非不自惜也顧王業不可偏

全於蜀都故冒危難以奉先帝之遺意也

難乃旦翻下同

而議

者以為非計今賊適疲於西又務於東

疲於西謂郿縣祁山之師務於

東謂江陵東關石亭之師也

兵瀘乘勞此進趨之時也謹陳其事如

左高帝明並日月謀臣淵深然涉險被創

被皮義翻創初良翻

危

然後安今陛下未及高帝謀臣不如良平而欲以長計

取勝坐定天下此臣之未解一也

解讀曰懈言未敢懈怠也後皆同

劉

繇王朗各據州郡論安言計動引聖人羣疑滿腹衆難

塞宵今歲不戰明年不征使孫策坐大遂并江東此臣

之未解二也

難乃旦翻坐大言坐致疆大也策破劉繇事見六十一卷漢獻帝興平二年破王朗

事見六十二卷建安元年

曹操智計殊絕於人其用兵也髣髴孫吳

以操之善用兵亮謂之髣髴孫吳孫吳固未易才也

然困於南陽險於烏巢危於

祁連偏於黎陽幾敗伯山殆死潼關然後偽定一時耳

困於南陽謂攻穰為張繡所敗也險於烏巢謂攻袁紹將淳于瓊時也偏於黎陽謂攻袁譚兄弟時也幾敗伯山謂與烏桓戰于白狼山時也殆死潼關謂與馬超戰時也危於祁連當考或曰圍袁尚於祁山時也偽定者言雖定一時之功而有心於篡漢故曰偽幾居希翻況臣才弱而欲以不危定之

此臣之未解三也曹操五攻昌霸不下四越巢湖不成

任用李服而李服圖之委夏侯而夏侯敗亡

昌霸昌紕也操累攻

不下後命于禁擊斬之四越巢湖不成謂攻孫權也李服蓋王服也與董承謀殺操被誅夏侯謂夏侯淵守漢中為先主先帝每稱操為能猶有此失況臣駕下何能所敗也

必勝此臣之未解四也

駕下者自謙以馬為喻若駕駘下乘也

自臣到漢

中中間暮年耳然喪趙雲陽羣馬玉閭芝丁立白壽劉

邵鄧銅等及曲長屯將七十餘人

喪息浪翻邵古合翻又蜀閭翻曲長一曲

之長也軍行有部部下有曲曲各有長長丁文翻屯將將屯者也將即亮翻

突將無前

將即亮翻

竇叟青羌散騎武騎一千餘人

蜀兵謂之叟竇叟巴竇之兵也青羌亦羌之一

種散騎武騎當時騎兵分部之名竇藏宗翻騎奇寄翻

皆數十年之內糾合四方

之精銳非一州之所有若復數年則損三分之二

復扶又翻

當何以圖敵此臣之未解五也

言不戰而將士耗損已如此也

今民窮

兵疲而事不可息事不可息則住與行勞費正等而不

及虛圖之

亮意欲及魏與吳連兵未解乘虛而圖之也

欲以一州之地與賊

支久此臣之未解六也

支持也支久猶言持久也

夫難平者事也昔

先帝敗軍於楚當此時曹操拊手謂天下已定然後先

帝東連吳越

事見六十五卷漢獻帝建安十三年拊手乘快之意發見於外者也

西取巴

蜀

事見六十七卷建安十九年

舉兵北征夏侯授首

事見六十八卷建安二十四年

此操之失計而漢事將成也然後吳更違盟關羽毀敗

事見六十八卷建安二十四年此兩然後

稀歸蹉跌曹

之然轉語之辭與他文然後之義不同

丕稱帝

事見六十九卷黃初元年三年

凡事如是難可逆見臣鞠躬盡

力死而後已至於成敗利鈍非臣之明所能逆覩也

自祁

山之敗亮蓋知魏人情偽故其所言如此

十二月亮引兵出散關圍陳倉陳

倉已有備亮不能克

曹真使郝昭先守故亮不能克此下申言以守亮攻主客相持之事

通鑑書法
類如此

亮使郝昭鄉人靳詳於城外遙說昭

靳於煥
翻說翰

芮翻
下同

昭於樓上應之曰魏家科瀟卿所練也

科條也
練習也

我

之為人卿所知也我受國恩多而門戶重卿無可言者

但有必死耳卿還謝諸葛便可攻也詳以昭語告亮亮

又使詳重說昭

重直
用翻

言人兵不敵空自破滅昭謂詳曰

前言已定矣我識卿耳箭不識也詳乃去亮自以有衆

數萬而昭兵纔千餘人又度東救未能便到

魏兵救陳
倉者自東

來故曰東救
度徒洛翻

乃進兵攻昭起雲梯衝車以臨城昭於是

以火箭逆射其梯

射而亦翻下同

梯然梯上人皆燒死昭又以

繩連石磨壓其衝車

唐莫卧翻石碓也

衝車折

折而設翻

亮乃更為

井闌百尺以射城中

以木交構若井闌狀

以土丸填塹

塹七艶翻

欲直

攀城昭又於內築重牆

重直用翻

亮又為地突

地突地道也

欲踊

出於城裏昭又於城內穿地橫截之晝夜相攻拒二十

餘日曹真遣將軍費耀等救之帝召張郃于方城

時郃將兵

伐吳屯於方城續漢志曰葉縣南有長山曰方城屈完所謂楚國方城以為城者即此也

使擊亮帝

自幸河南城置酒送郃

河南城在洛陽城西

問郃曰遲將軍到

遲

利翻待也

亮得無已得陳倉乎郤知亮深入無穀屈指計曰

比臣到亮已走矣

比必寐翻

郤晨夜進道未至亮糧盡引去

將軍王雙追之亮擊斬雙詔賜昭爵關內侯

攻者不足守者有餘

尚論其才則全城卻敵者其才非優於攻者也客主之勢異耳故曰用兵之術攻城最下

初公孫

康卒子晃淵等皆幼官屬立其弟恭恭劣弱不能治國

淵既長

治直之翻長知兩翻

脅奪恭位上書言狀侍中劉曄曰公

孫氏漢時所用

公孫度守遼東見五十

九表獻帝初平元年

古

世爵不世官爵謂公侯伯子男官謂卿大夫也今謂之世官者以公孫氏所據之地漢遼東太守之職守耳子

孫相襲是世官也

水則由海陸則阻山外連胡夷絕遠難制而

世權日久今若不誅後必生患若懷貳阻兵然後致誅

於事為難不如因其新立有黨有仇

有黨故能奪恭位與之為仇者則恭

之黨也

先其不意以兵臨之

先悉薦翻

開設賞募可不勞師而

定也帝不從拜淵揚烈將軍遼東太守

為公孫淵叛魏張本

吳

王以揚州牧呂範為大司馬印綬未下而卒

下遐孫翻

初孫

策使範典財計時吳王年少

少詩照翻

私從有求範必關白

不敢專許當時以此見望

望責望也怨望也

吳王守陽羨長

陽羨

縣前漢屬會稽郡後漢屬吳郡賢曰有所私用策或料
故城在今常州義興縣南長知兩翻

覆

料音聊覆審校也

功曹周谷輒為傳著簿書

為于偽翻傳讀曰附著直畧翻

使無譴問王臨時悅之及後統事以範忠誠厚見信任

以谷能欺更簿書不用也

周世宗之待周美我朝太祖之重實儀事亦類此更工衡

翻

三年春漢諸葛亮遣其將陳戒攻武都陰平二郡

陰平道前

漢屬廣漢郡後漢屬廣漢屬國都尉魏分置陰平郡唐為文州

雍州刺史郭淮引兵救

之

禹貢黑水西河惟雍州以其四山之地故以雍名焉亦謂西北之位陽所不及陰陽雍閼周都豐鎬雍州

為王畿平王東遷雍州為秦地漢武置十三州以雍州之西偏為涼州其餘並屬司隸光武都洛關中復置雍州尋罷復以司隸統三輔獻帝興平元年河西為河寇所隔置雍州以統河西諸郡至魏以河西置涼州以隴右為雍州及晉以隴右置秦州而雍州統京兆馮翊扶風安定北地新平武都陰平雍於用翻

亮自出

至建威

水經注漢水西南逕祁山軍南西流與建安川水合建安水導源建威西北山東逕建威城南

又東逕西縣歷城南祝穆曰天下之大川以漢名者二班固謂之東漢西漢而黎州之漢水源於飛越嶺者不與焉固之所謂東漢則禹貢之漾漢其源出於今興元之西縣番冢山逕洋金房均襄郢復至漢陽入江者是也西漢則蘇代所謂漢中之甲輕舟出於巴乘夏水下漢四日而至五渚者其源出於西和州徼外徑階沔州與嘉陵水會俗謂之西漢又逕大安軍利劍閣果合與涪水會至渝州入江

淮退亮遂拔二

郡以歸漢主復策拜亮為丞相 夏四月丙申吳王即

皇帝位大赦改元黃龍

時夏口武昌並言黃龍見權遂以改元

百官畢會

吳主歸功周瑜綏遠將軍張昭舉笏欲褒贊功德未及

言

沈約志魏置將軍四十號綏遠第十四

吳主曰如張公之計今已乞食

矣

歸功周瑜以能拒曹公而成三分之業也乞食謂張昭欲迎曹公也事見六十五卷漢獻帝建安十三年

昭大慙伏地流汗吳主追尊父堅為武烈皇帝兄策為

長沙桓王立子登為皇太子封長沙桓王子紹為吳侯

以諸葛恪為太子左輔張休為右弼顧譚為輔正陳表

為翼正都尉

輔正及翼正都尉皆吳自創置之

而謝景范慎羊衡等皆

為賓客

衛古道字

於是東宮號為多士太子使侍中胡綜作

賓友目

目者因其人之才品為之品題也

曰英才卓越超踰倫匹則諸

葛恪精識時機達幽究微則顧譚凝辯宏達言能釋結

則謝景

凝堅定也宏闊遠也達明通也好辯者每不能堅定其所守故以能凝辯而證據宏遠明通者

可以釋難疑之糾結也

究學甄微游夏同科則范慎

究窮竟也甄察別也夏戶

翻羊衡私駁綜曰元遜才而疏子嘿精而狠叔發辯而

浮孝敬深而陘

諸葛恪字元遜顧譚字子嘿謝景字叔發范慎字孝敬狠戶壑翻陘與狹同

衛卒以此言為恪等所惡

卒子恤翻
惡烏路翻

其後四人皆敗如

衛所言吳主使以並尊二帝之議往告于漢漢人以為

交之無益而名體弗順宜顯明正義絕其盟好

天無二
日土無

二王古今之正義也好呼到翻

丞相亮曰權有僭逆之心久矣國家所

以畧其釁情者求掎肉之援也

釁隙也情欲也左傳戎子駒支對范宣子曰穀

之師晉禦其上戎亢其下秦師不復我諸戎實然譬如捕鹿晉人角之諸戎掎之與晉踣之杜預注曰掎其足

也今若加顯絕讐我必深當更移兵東成與之角力須

并其土乃議中原彼賢才尚多將相輯穆未可一朝定

也頓兵相守坐而須老

須待也

使北賊得計非筭之上者

北賊謂魏也

昔孝文卑辭匈奴先帝優與吳盟

事並見前優饒也今人猶

謂寬假為優饒

皆應權通變深思遠益非若匹夫之忿者也

所言

計者大也

今議者咸以權利在鼎足不能并力且志望已滿

無上岸之情

謂孫權之志在保江不能上岸而北向也上時掌翻

推此皆似是而

非也何者其智力不侔故限江自保權之不能越江猶

魏賊之不能渡漢

言魏不能渡漢而圖江陵也此漢班志所謂東漢水也

非力有

餘而利不取也若大軍致討彼高當分裂其地以為後

規下當畧民廣境示武於內非端坐者也

言蜀若破魏吳亦將分功

若就其不動而睦於我我之北伐無東顧憂河南之衆

不得盡西此之為利亦已深矣

言蜀與吳和則雖傾國北伐不須東顧以備吳

而魏河南之衆欲留備吳不得盡西以抗蜀兵也

權僭逆之罪未宜明也乃遣

衛尉陳震使於吳賀稱尊號吳主與漢人盟約中分天

下以豫青徐幽屬吳究冀并涼屬漢其司州之土以函

谷關為界

漢武帝置司隸校尉所部三輔三河諸郡其界西得雍州之京兆扶風馮翊三郡北得冀

州之河東河內二郡東得豫州之河南弘農二郡位望隆乎牧伯銀印青綬在十三部刺史之上後漢省朔方

刺史以隸并州合司隸於十三部之數魏以司隸所部
河東河南河內弘農并冀州之平陽合五郡置司州以
三輔還屬雍州此言司州以函谷關為界以漢司隸所部分之也
張昭以老病上還官

位及所統領

上時掌翻

更拜輔吳將軍

更工衡翻

班亞三司改封

婁侯

婁古縣也前漢屬會稽郡東漢分屬吳郡今蘇州崑山縣地吳以封昭非真國於婁而君國子民也

食邑萬戶昭每朝見

見賢遍翻下同

辭氣壯厲義形於色曾已

直言逆旨

已當作以古已以字通

中不進見後漢使來

使疏吏翻下同

稱

漢德美而羣臣莫能屈吳主歎曰使張公在坐

坐徂卧翻

彼

不折則廢安復自誇乎

折屈也李奇曰廢失氣也晉灼曰廢不收也復扶又翻下同

明日遣中使勞問

勞力到翻

因請見昭昭避席謝吳主跪止

之昭坐定仰曰昔太后桓王不以老臣屬陛下而以陛

下屬老臣

太后謂權母吳氏也屬之欲翻

是以思盡臣節以報厚恩而

意慮淺短違逆盛旨然臣愚心所以事國志在忠益畢

命而已若乃變心易慮以偷榮取容此臣所不能也吳

主辭謝焉

元城哀王禮卒

六月癸卯繁陽王穆卒

戊申追尊高祖大長秋曰高皇帝

大長秋漢官者曹騰也

夫人

吳氏曰高皇后

秋七月詔曰禮王后無嗣擇建支子

以繼大宗

嫡子之出相承為宗子庶子之出為支子支歧出也

則當纂正統而奉

公義何得復顧私親哉漢宣繼昭帝後加悼考以皇號

事見二十五年

哀帝以外藩援立而董宏等稱引亡秦惑

誤時朝

朝直遙翻

既尊恭皇立廟京都又寵藩妾使比長信

叙昭穆於前殿

昭讀曰召如遙翻

並四位於東宮僭差無度人

神弗祐而非罪師丹忠正之諫用致丁傳焚如之禍

昭序

穆於前殿謂定陶恭皇與元帝序昭穆也東宮謂太后宮四位謂丁傳趙后與元后並稱太后事具見三十四

卷三十

自是之後相踵行之

謂漢安帝尊父清河孝王為孝德皇桓帝尊祖河間

孝王為孝穆皇父，懿吾侯志為孝崇皇，靈帝尊祖河間王淑為孝元皇父，解濟亭侯義為孝仁皇，其妃皆尊為后。昔魯文逆祀罪由夏父宋國非度譏在華元。

春秋文公二年

大事于太廟，躋僖公逆祀也。於是夏父弗忌為宗伯，且明見曰：「吾見新鬼大，故鬼小。」先大後小，順也。躋聖賢明也。君子以為失禮，禮無不順。祀國之大事也。而逆之，可謂禮乎？成公二年，宋文公卒，始厚葬，用蜃炭，益車馬，始用殉，重器備。君子謂華元其令公卿有司深以前世行於，是乎？不臣華戶，化翻。

事為戒。後嗣萬一有由諸侯入奉大統，則當明為人後之義，敢為佞邪導諛。時君妄建非正之號，以干正統，謂考為皇，稱妣為后，則股肱大臣誅之無赦。其書之金策。

藏之宗廟著于令典

帝無子知必以支孽為後故豫下此詔以約飭為人子為人臣者

九月吳主遷都建業皆因故府不復增改

復扶又翻

留太

子登及尚書九官於武昌

九官九卿也

使上大將軍陸遜輔

太子并掌荊州及豫章三郡事董督軍國

吳於大將軍之上復置上

大將軍三郡豫章鄱陽廬陵也三郡本屬揚州而地接荊州又有山越易相扇動故使遜兼掌之

南陽

劉廙嘗著先刑後禮論

廙羊職翻又羊至翻

同郡謝景稱之於遜

遜呵之曰禮之長於刑久矣

長知兩翻

廙以細辯而詭先聖

之教

詭異也庚也

君今侍東宮宜遵仁義以彰德音若彼之

談不須講也太子與西陵都督步騭書

吳保江南凡邊要之地皆置督

獨西陵置都督以國之西門統攝要重也杜祐曰西陵今夷陵郡隴之日翻

求見啓誨騭於

是條于時事業在荊州界者及諸僚吏行能以報之

行

孟因上疏獎勸曰臣聞人君不親小事使百官有司各

任其職故舜命九賢則無所用心不下廟堂而天下治

也舜命九官禹作司空宅百揆契作司徒棄后稷皋陶作士益作朕虞垂共工夷作秩宗龍作納言夔典樂

治直故賢人所在折衝萬里

晏子春秋曰晉平公欲攻齊使范昭觀焉景公觴之

范昭曰願請君之棄爵景公曰諾已飲晏子命徹尊更之范昭歸以報晉平公曰齊未可伐也吾欲恥其君而

晏子知之仲尼聞之曰起於尊組之間而折衝千里之外漢何武上封事曰虞有宮之奇晉獻不寐衛青在位淮南竅謀故賢人立朝折衝厭難勝於無形

信國家之利器崇替之所由也

願明太子重以經意則天下幸甚張紘還吳迎家道病

卒臨困授子留牋

留牋猶今遺表也

曰自古有國有家者咸欲

修德政以比隆盛世至於其治多不馨香

書君陳曰至治馨香感于

神明治直吏翻下同

非無忠臣賢佐也由主不勝其情弗能用耳

夫人情憚難而趨易好同而惡異

易以政翻好呼到翻惡烏路翻

與治

道相反傳曰從善如登從惡如崩言善之難也人君承

奕世之基據自然之勢操八柄之威

周禮夫官太宰以八柄詔王馭羣臣

一曰爵以取其貴二曰祿以取其富三曰予以馭其幸四曰置以馭其行五曰生以馭其福六曰奪以馭其貧七曰廢以馭其罪八曰誅以馭其過操干高翻

甘易同之歡

易以鼓翻

無假取於人

而忠臣挾難進之術吐逆耳之言其不合也不亦宜乎

離則有繫

言納忠而不合於上則上下之情離繫隙由此而生也

巧辯緣間

間古覓翻

眩於小忠戀於恩愛賢愚雜錯黜陟失序其所由來情亂之也故明君寤之求賢如饑渴受諫而不厭抑情損欲以義割恩則上無偏謬之授下無希冀之望矣吳主

省書為之流涕

省悉景翻為于偽翻

冬十月改平望觀曰聽訟

觀

水經注平望觀在華林園東南天淵池水逕觀南觀古玩翻

帝常言獄者天下之

性命也每斷大獄常詣觀臨聽之

斷丁亂翻

初魏文侯師李

悝著灋經六篇

悝苦回翻漢藝文志法家者流李子三十二篇注云李悝相魏富國彊兵今言

法經六篇蓋其書有經有解若韓非子也

商君受之以相秦蕭何定漢律益

為九篇後稍增至六十篇又有令三百餘篇決事比九

百六卷

師古曰比以例相比況也程大昌曰古書皆卷至唐始為葉子今書冊也

世有增損

錯糅無常

糅女救翻雜也

後人各為章句馬鄭諸儒十有餘家

馬鄭馬融
鄭玄也

以至於魏所當用者合二萬六千二百七十

二條七百七十三萬餘言覽者益難帝乃詔但用鄭氏

章句尚書衛覲奏曰

覲音冀

刑濫者國家之所貴重而私

議之所輕賤獄吏者百姓之所縣命

縣讀曰懸

而選用者之

所卑下王政之敝未必不由此也請置律博士帝從之

晉職官志律博士屬廷尉

又詔司空陳羣散騎常侍劉邵等刪約漢

濫制新律十八篇州郡令四十五篇尚書官令軍中令

各百八十餘篇

州郡令用之刺史太守尚書令用之於國軍中令用之於軍

於正律

九篇為增於旁章科令為省矣十一月洛陽廟成

元年

初營宗廟至是而成

迎高太武文四神主于鄴

高帝漢大長秋曹騰太帝漢太尉曹

嵩裴松之曰魏初唯立親廟四祀四室而已至景初元年始定七廟之制

十二月雍丘王

植徙封東阿漢丞相亮徙府營於南山下原上築漢

城於沔陽築樂城於成固

沔陽成固二縣皆屬漢中郡水經注沔水逕白馬戍城南

城即陽平關也又東逕武侯壘南諸葛武侯所居也又東逕沔陽故城南城南對定軍山又東過南鄭縣又東過成固縣南如此則漢城在南鄭西樂城在南鄭東也又南鄭縣東南百八十里有梁州山與孤雲兩角山相接大山四圍其中三十里許甚平或云古梁州治也杜佑曰樂城在梁州西縣西南杜佑曰洋州興道縣漢成

固縣地蜀之興勢宋白曰興勢山名在興道縣西北二十里洋州管下西鄉縣本成固縣地

四年春吳主使將軍衛溫諸葛直將甲士萬人浮海求

夷洲亶洲

後漢書東夷傳曰會稽海外有夷洲及亶洲傳言秦始皇使徐福將童男女數千人入海

求蓬萊神仙不得福懼誅不敢還遂止此洲世世相承有數萬家人民時至會稽市會稽東治縣人有入海行遭風流移至亶洲者所在絕遠不可往來沈瑩臨海水志曰夷洲在臨海東去郡二千里土地無霜雪草木不死四面是山谿地有銅鐵惟用鹿貉為矛以戰鬪摩厲青石以作弓矢取生魚肉雜貯大瓦器中以鹽鹵之歷月餘日仍啖飲之以為上有也今人相傳倭人即徐福止王之地其國中至今廟祀徐福欲俘其

民以益衆陸遜全琮皆諫以為桓王創基兵不一旅今

江東見衆

見賢通翻

自足圖事不當遠涉不毛萬里襲人風

波難測又民易水土必致疾疫欲益更損欲利反害且其民猶禽獸得之不足濟事無之不足虧衆吳主不聽

尚書琅邪諸葛誕中書郎南陽鄧颺等

中書郎卽通事郎晉志曰

魏黃初初中書既置監令又置通事郎次黃門郎黃門郎已署事過通事乃署名已署奏以入為帝省讀書可及晉改曰中書侍郎相與結為黨友更相題表

更工以衡翻

賜余章翻又余亮翻

散騎常侍夏侯玄等四人為四聰誕輩八人為八達玄

尚之子也中書監劉放子熙中書令孫資子密吏部尚

書衛臻子烈三人咸不及比以其父居勢位容之為三

豫

晉職官志曰漢武帝遊宴後庭始使宦者典事尚書謂之中書謂者置令僕射成帝改中書謂者令曰中

謂者令罷僕射漢東京省中謂者令而有中官謂者令非其職也魏武帝為魏王置秘書令典尚書奏事文帝黃初初改為中書置監令以秘書左丞劉放為中書監右丞孫資為中書令監令自此始魏又改漢選郡尚書曰吏部尚書比等比也音毘寐翻三

行司徒事董昭

資望

豫者容三人得豫於題品之中也

輕未可為公上疏曰凡有天下者莫不貴尚敦樸忠信

之士深疾虛偽不真之人者以其毀教亂治敗俗傷化

也

治直吏翻敗補邁翻

近魏諷伏誅建安之末曹偉斬戮黃初之

始魏諷事見六十八卷建安二十四年曹偉事見六十九卷黃初二年伏惟前後聖詔深

疾浮偽欲以破散邪黨常用切齒而執灋之吏皆畏其

權勢莫能糾擿

他狄翻

毀壞風俗

壞音怪

侵欲滋甚竊見當

今年少不復以學問為本

少詩照翻

專更以交游為業國士

不以孝悌清修為首乃以趨勢游利為先

趨七喻翻

合黨連

羣互相褒歎以毀訾為罰戮

訾將此翻

用黨譽為爵賞附已

者則歎之盈言

歎者嗟歎而稱其美也盈溢也歎美之過溢於言辭則為溢美之言

不附

者則為作瑕釁

王之病曰瑕器之隙曰釁

至乃相謂今世何憂不度

邪但求人道不勤羅之不博耳

言廣布黨友賄五為羽翼身安而無患可以度

世人何患其不已知但當吞之以藥而柔調耳

謂毀譽所加彼

誠好譽而惡毀則其心柔服調順於我無忤如吞之以藥也

又聞或有使奴客名作

在職家人冒之出入往來禁奧交通書疏有所探問

謂如

職在尚書出入禁省則有令史有主書有蒼頭廬兒為之給使今使奴客冒其名以出入往來為姦凡此

諸事皆灋之所不取刑之所不赦雖諷偉之罪無以加

也帝善其言二月壬午詔曰世之質文隨教而變

謂殷尚質

周尚文各隨教而變也

兵亂以來經學廢絕後生進趨不由典謨

二典三
謀也

豈訓導未洽將進用者不以德顯乎其郎吏學

通一經材任牧民博士課試擢其高第者亟用其浮華

不務道本者罷退之

郎吏謂尚書郎也

於是免誕賜等官

夏

四月定陵成侯鍾繇卒

六月戊子太皇太后卞氏殂

秋七月葬武宣皇后

大司馬曹真以漢人數入寇

數所

角請由斜谷伐之

斜余遮翻谷音浴

諸將數道並進可以大克

帝從之詔大將軍司馬懿沂漢水由西城入與真會漢

中諸將或由子午谷或由武威入

武威恐當作武都否則建威也

司空

陳羣諫曰太祖昔到陽平攻張魯

事見六十七卷漢獻帝建安二十年

多

收豆麥以益軍糧魯未下而食猶乏今既無所因且斜

谷阻險難以進退轉運必見鈔截

鈔楚交翻

多留兵守要則

損戰士不可不熟慮也帝從羣議真復表從子午道

扶復

又翻羣又陳其不便并言軍事用度之計詔以羣議下真

真據之遂行

詔以議下真將與之商度可否也真銳於出師遂以詔為據而行下遐稼翻

八月辛巳帝行東巡乙未如許昌

漢丞相亮聞魏兵

至次于成固赤坂以待之

赤坂在今洋州東二十里龍亭山坂色正赤魏兵沂漢水

及從子午道入者皆會
于成固故於此待之

召李嚴使將二萬人赴漢中表

嚴子豐為江州都督督軍典嚴後事

李嚴本都督江州
今赴漢中令其子

為督軍以會天大雨三十餘日棧道斷絕太尉華歆上
典後事

疏曰

華戶化翻
上時掌翻

陛下以聖德當成康之隆願先留心於

治道

治直
吏翻

以征伐為後事為國者以民為基民以衣食

為本使中國無饑寒之患百姓無離上之心則二賊之

繫可坐而待也

魏以吳蜀
為二賊

帝報曰賊憑恃山川二祖勞

於前世猶不克平

二祖謂太祖武皇
帝世祖文皇帝也

朕豈敢自多謂必

滅之哉諸將以為不一採取

探他舍翻

無由自敝是以觀兵

以閱其釁若天時未至周武還師乃前事之鑒朕敬不
忘所戒少府楊阜上疏曰昔武王白魚入舟君臣變色

史記周文王崩武王奉文王木主東觀兵于孟津武王
度河中流白魚躍入王舟是時諸侯不期而會者八百
皆曰紂可伐矣武王曰汝
未知天命未可也乃還師動得吉瑞猶尚憂懼況有災

異而不戰竦者哉今吳蜀未平而天屢降變諸軍始進

便有天雨之患稽閭山險

閭與礙同

已積日矣轉運之勞擔

負之苦所費已多若有不繼必違本圖傳曰見可而進

知難而退

左傳隨武子之言

軍之善政也徒使六軍困於山谷

之間進無所畧退又不得非王兵之道也

王兵王者之兵也

散

騎常侍王肅上疏曰前志有之千里饋糧士有饑色樵

蘇後饗師不宿飽

前書李左車說陳餘之言蓋前乎左車已有是言矣

此謂平塗

之行軍者也又況於深入阻險鑿路而前則其為勞必

相百也今又加以霖雨山坂峻滑衆迫而不展糧遠

而難繼實行軍者之大忌也聞曹真發已踰月而行裁

半谷

謂子午谷之路行纔及半也

治道功夫戰士悉作

治直之翻

是賊偏

得以逸待勞乃兵家之所憚也言之前代則武王伐紂

出關而復還

復扶又翻

論之近事則武文征權臨江而不濟

事見漢獻帝紀及魏文帝紀

豈非所謂順天知時通於權變者哉兆

民知上聖以水雨艱劇之故休而息之後日有釁乘而

用之則所謂悅以犯難民忘其死者矣

易兌卦彖辭難乃且翻

肅

朗之子也

王朗為公於黃初之初

九月詔曹真等班師

班還也

冬

十月乙卯帝還洛陽時左僕射徐宣總統留事

漢成帝罷中書

宦者置尚書五人一人為僕射四人分為四曹一曰常侍曹二曰二千石曹三曰民曹四曰主客曹後又置三

公曹是為五曹光武改常侍曹為吏部曹又置中都官曹合為六曹并令僕二人謂之八坐後改吏部為選部魏又改選部為吏部又有左民客曹五兵度支凡五曹尚書左右二僕射一合為八坐

帝還主者

奏呈文書

尚書諸曹各有主者還從宣翻又如字下同

帝曰吾省與僕射省

何異

省悉景翻

竟不視

十二月改葬文昭皇后于朝陽陵

帝以舊陵庫下改葬朝陽陵亦在鄴

吳主揚聲欲至合肥征東將軍滿

寵表召充豫諸軍皆集吳尋退還詔罷其兵寵以為今

賊大舉而還非本意也此必欲偽退以罷吾兵而倒還

乘虛掩不備也表不罷兵

上表言敵情請不罷兵也

後十餘日吳果

更到合肥城不克而還 漢丞相亮以蔣琬為長史亮

數外出

數所角翻

琬常足食足兵以相供給亮每言公琰託

志忠雅

蔣琬字公琰

當與吾共贊王業者也

青州人隱蕃

姓譚隱以謚為氏

逃奔入吳上書於吳主曰臣聞紂為無道微

子先出

商紂無道微子抱祭器而奔周

高祖寬明陳平先入

事見九卷漢高帝二

年臣年二十二委棄封域歸命有道賴蒙天靈得自全

致

言蒙天之靈得自全而致身於吳也

臣至止有日而主者同之降人未

見精別

此主者謂主客之官降戶江翻別彼列翻

使臣微言妙旨不得上達

於邑三歎

於邑短氣貌讀如本字或曰於音烏邑烏合翻

曷惟其已

用詩人語

謹詣

闕拜章乞蒙引見

見賢通翻

吳主即召入蕃進謝答問及陳

時務甚有辭觀

言其敏於言辭美於儀觀也觀古玩翻

侍中右領軍胡綜

侍坐

吳置中領軍及左右領軍坐徂卧翻

吳主問何如綜對曰蕃上書大

語有似東方朔巧捷詭辨有似禰衡

禰乃禮翻

而才皆不及

吳主又問可堪何官綜對曰未可以治民

治直之翻

且試都

輦小職

國都在輦輟下故曰都輦

吳主以蕃盛語刑獄用為廷尉監

自漢以來廷尉有正有監有平

左將軍朱據廷尉郝普數稱蕃有王佐

之才

數所角翻

普尤與之親善常怨歎其屈於是蕃門車馬

雲集賓客盈堂自衛將軍全琮等皆傾心接待惟羊銜

及宣詔郎豫章楊迪

吳置宣詔郎掌宣傳詔命

拒絕不與通潘濬子

翦亦與蕃周旋

翦章庶翻杜預曰周旋相追逐也

饋餉之濬聞大怒疏

責翦曰吾受國厚恩志報以命

言志在致命以報國恩

爾輩在都

當念恭順親賢慕善何故與降虜交以糧餉之

降戶江翻

在

遠聞此心震面熱惆悵累旬

惆丑鳩翻

疏到急就徃使受杖

一百促責所餉

濬欲布其子之罪於國中絕後禍也使疏吏翻

當時人咸怪

之頃之蕃謀作亂於吳事覺亡走捕得伏誅吳主切責

郝普普惶懼自殺朱據禁止

禁止者雖未下之獄使人守之禁具不得出入止不

得與親黨交通也鄭樵通志曰禁止謂禁入殿省也符所屬行之盤洲洪氏曰魏晉以來三臺奏劾則符光祿勳加禁止解禁止亦如之禁止者身

不得入殿省光祿勳主殿門故也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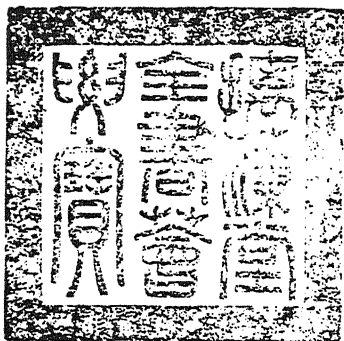
歷時乃解 武陵

五谿蠻夷叛吳吳主以南土清定召交州刺史呂岱還

屯長沙渚口

呂岱討交州見上卷文帝黃初七年

資治通鑑卷七十一



總校官庶吉士臣侍朝

校對官修撰臣張書勲

謄錄監生臣徐大豐